

天主教會何去何從？

區華勝譯註^①

（前台南碧岳神學院教授）

去年，德國天主教週刊《現代基督徒》（Christ in der Gegenwart）廿二期刊出了一篇文章，其正題是〈天主教會何去何從？〉，其副題是〈反叛或通力合作——向教廷及教民之質問〉。本文作者議事中庸，對目前教會的時病剖析準確，一時引起大眾矚目。海德出版社特將之大量印成單張，分贈給全國教會機構及堂區。在此期間，本人曾對一些神父、修女及教友偶然提及此文，他們對它都感興趣，並索求取閱。今不揣冒昧，將之譯出，並依愚見，附上一點註解，以明背景及其內容，供關心教會的讀者作參考及反思。

對我們天主教徒來說，與全球主教一起領導教會的羅馬主教——教宗並不是無關重要的。每年有千千萬萬的人拜訪羅馬。天主教會固然不是君主國，而教宗不是我們至上的君主；但天主教會也不是權出於民的民主國，因為天主的子民聽從的不是自己或自己的意願，而是基督。歷史清楚告訴我們，基督的道理需要有全權的導師和牧人來維護，才不致因人的意見分歧而流失。

不過教宗與教民之間的關係久已失調。天主教會內不同的團體間已沒有和諧及融洽。猜忌及反叛的精神出現於不少信徒、神父、神學家、甚至主教之中。一方面，教會上頭從中央設法領導一切、決定一切，不顧信眾的觀點及理念；一個缺乏現實感的訓導層一味

固執回顧傳統，而不知迎向對話及未來。另一方面，教會下層又出現了一種反叛的精神、一種憎惡一切教會結構的精神、一種漠不關心及大肆諷刺的精神，這一切皆非符合基督的福音。如果這一類的說法和想法還是由有名的神學家們來支持的話，那就更非好事了。可是教會上頭把梵二部分的決策推翻、傷害對話及主教集體領導的精神也並非好事。激進主義固然不好，但抱殘守缺的作風也不成。

共融乃無上珍寶

在目前這樣的處境中，我們可做什麼來重整一個雖有不同意見，但仍不失象徵為一體、互愛、團結與共融的教會呢？這一切固然不只是一外在的問題。目前教會的境況傷害到信仰本身！前面列舉的問題是信仰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們時代信仰萎縮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從後生的一代及公共意見看得出來。對於這種情況，我們每人都身有其份，是以應多加討論及反問，怎樣可以克勝目前的困境。

首先我們把目光轉向羅馬天主教會最高層的中央組織，它對我們難受的可悲處境難辭其咎。我們無意反對羅馬教廷、反對梵蒂岡的各級官員及職員。教宗需要他們來領導普世的天主教會，而教宗的伯鐸職權，我們衷心予以肯定。我們絕不要像些獨立國家似的分崩離析。整體的溝通——普世教會的共融——是一珍貴之寶。我們也不想要一位無實權的教宗、一位與眾平排並坐的名譽主任（*Primus inter Pares*）。過去的大公會會議決定讓西方的教宗權力順著歷史成長，到了今日實際及學理所表達的地步。這一切都無須推翻。慕尼黑大學神學教授奈尼爾（Peter Neuner）在〈教會的訓導〉一文中說：「在我們所處的世界日益變小的今天，鑒於基督精神的號召和教會的合一有助於人類的合一，一個負有全面統一責任

的職權不但不成問題，反而甚為值得推薦。」②

不過如果不想讓信仰受到更大的傷害，羅馬也不該再如過去一樣原封不動。專制的鎮壓手段只會煽起反叛的火焰，正如我們傷心地日漸見到的！許多天主教徒、特別在強調民主與現代意識的已發展地區的天主教徒再不樂意接受他們所不了解、又依他們看來是單方面及不合理的從上頭來的壓力。有關這方面，嚴格的民意調查過去及現在都帶來驚人的發現。可惜有不少人在內心起抗議時，在宗教方面也每每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切拋掉。結果是，他們把任何與教會制度有關的東西都看作是多餘及不利的。許多人脫離教會，雖然沒有完全背棄祖傳的信仰③。甚至連那些在教會內任職的男女人士都認為，基督徒信仰的未來屬於「後教會的基督宗教」。人要從一個被認為過時的機構所加於良心的壓力解放出來。

從基層走向旁門教派

由於失望、心灰意冷或氣憤脫離教會機構而轉向一特殊社團或秘密宗派，在我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宗教行為。人們喜歡談「基層團體」。但這詞的原本意義正好不是指分崩離析的社團，它指的原是為整個教會、為今日世界基督團體自我革新的基層。經驗及歷史均可證明，遠離教會、遠離基督身體核心的宗教運動很快會流失或僵化成左道旁門。教會的聖統階層也會僵化——只不過走的是另一條路線罷了。

梵二以後的最近卅年中還發生了另一些事。默茲（J. B. Metz）教授曾說，成熟基督徒的「正路」不易找到，有時會失足跌倒，有時會走入窮途。事實上，不少曾一度領導下層反抗傳統主義及教條主義的教會人士，便親身經歷了如此戲劇性的墮落。受了創傷的愛變成仇恨及無信仰；從前過分要求信仰的完整，如今一

變成爲漠不關心。一些知名的男女神學家在梵二以後就有了這樣不幸、甚至可悲的發展，數以千萬計的信徒在心靈上也步了他們的後塵。

這種發展無疑使不少主教、神學家、教宗及羅馬教廷大爲吃驚。他們以爲，爲防止「水堤崩潰」應再度建起堅固的堤壩及規律。他們想把教會內到處漏的水收集起來，給基督團體再造一個堅固的水庫。其他宗教今日都可見到有這種反現代的「突擊隊」(Ida Friederire Goerres的說法)，它們中不少有強烈的基要派色彩。

神恩的路每每不同

不過對天主教會來說，要切記的是，不論地方主教或羅馬教宗都不是嚴格的基要主義者。他們絕不是相似高孟尼(Khomeini)的人。他們都認真踏在梵二的地面上，只不過想適度地限制它的發展而已。在他們看來，爲實行這一點，唯有儘量把事情交給上層掌握、管理和領導。他們對教民意願的「合理性」及個別主教的專業知識都不大信任。了解天主聖神並不常站在教會機構的一邊的，又神恩每每是走別的路線發展出來的。誠然，天主教會目前的處境已到了一決定性的階段，它的中央領導層對部分開明的基層再度予以信任，前者不再把後者看作是未成長的屬民而依賴他們盲目的支持。

倫理學家海霖(B. Häring)神父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上說④，他不把教會的未來寄托在一夜之間扭轉乾坤，終能滿足「下層教會」願望的「理想教宗」身上。我們應多反思，即使樞機團中最保守者也不是完全被天主所拋棄(如不少反叛人士所想的)。他們也愛教會，猜想羅馬教廷只有貪權的教士，只有精神僵化的宗

教裁判所人員在出賣福音記載的耶穌教訓是不符事實的。以這樣的觀點出發，是成見對付成見，不會有良好結果。海神父總結說：「問題已不在乎誰執權，而是誰服務得最好……這一切催使我們在任何環境中，即使不受敬愛的神長也要『在他們頭上堆積熊熊的炭火。』（見羅十二20~21）換言之，不要讓惡得逞，而要用堅定寬恕的愛以善勝惡。」

耶穌不只是仁慈的

我們今天對羅馬教廷，對某些主教，對若望保祿二世領導的主流教會採取這種（對立的）態度，究竟應歸咎什麼呢？看來首先應提的是那面對現代一般事物的恐懼、尤其是面對自由的恐懼^⑤。人用以成長的自由不一定常有美好燦爛的一面，如西方自由社會所透露者。但天主召喚的是享有自由的人，人應用完全的自由來充實自己、改造世界、推進社會、加深對信仰及啟示的認知。基督教會的頭條誡命——愛主愛人——也只用自由來踐行。如果天主在創世時允許錯誤、甚至惡的存在作為自由的必要代價，那麼我們教會內的人也應了解宗教信仰的成長必會帶來異端、錯謬、甚至背經離道、以致於仇教反教。人不應在信仰方面受任何壓力，不論其為外來的或內來（良心）的。

批評現代放縱自由論的人會同意，錯謬不會產生道德，對宗教事情的冷漠不可奉為理想。耶穌生時重行為多於重言論，他不僅是一位慈悲為懷，大開赦恩的牧人，也是一位嚴厲呼籲人下決心信從他及他的真道的導師。不過他並不怕面對自由。教會規律雖然旨在關心維護信仰的完整，但既然它只是因害怕面對良心自由而訂出的，所以不能說就是好的^⑥。

一個受過神學培育，具有現代知識水準的教友會覺得很奇怪，

爲何羅馬中樞神學家及負責人很少向近代一般常識開放，例如在詮釋聖經及引用歷史資料方面^⑦。梵蒂岡文獻的浮汎詞彙雖然已沒有像教宗比約十二時代那樣脫離現實，但它有的仍是巴洛克時代的風味多於公元廿一世紀的風味。羅馬教廷何時才真正走向現代意識的水平，如梵二所要求的呢？有關這樣的「調整和適應」（Aggiornamento），就算在最近的《羅馬天主教教理》中也很少見到^⑧。

所有主教都是信仰的導師^⑨

此外我們還要指出教會訓導層今日怎樣跟神學研究作對話；它走的仍如已往一樣完全是從上而下的單向線，不論對神學教授的提名、對異議教授的處分、對教職的審核都如是。在審核方面，被告者的權利並沒有得到保障。固然，最近一些年來，那些被取消教職資格的人不是沒有理由遭受處罰，蓋神學研究的自由不可毫無限制。但教會訓導層的審訊程序應明朗化；尤其是在倫理神學方面，它最近幾年來所用的作法，我們認爲是不能接受的^⑩。

在這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爭議，把地方主教完全置於度外特別令人悲憤。根據梵二，所有主教以其宗徒承繼人的身分（非教宗個人部屬）都是信仰的導師。普世教會的中樞領班最近這些年來對於這點越來越少理會是一可悲的事實。本可由地方獨自處理的事要再由羅馬來決定；而羅馬亦每每不徵問有關主教的意見及罔顧當地的環境。這一切引來了不良的效果。

「教會民主化」這一詞會令人誤解。但主教、神學家、甚而整體天主子民及平信徒，能秉其專業知識正當共商大事，應在羅馬天主教會內有其一席之地。在很多堂區及教區已展開的對話精神固然也使羅馬教廷做了些改革，就如樞機團的國際化或世界主教會議的

成立。不過這種過程，這些積極的開始應繼續發展下去。繼而有待解決的是神父及平信徒參與選舉主教的問題^①，及改變選舉教宗方式的問題（如全球地方教會派代表參加）。不是所有困擾我們的問題（如神父的獨身制^②及准許女士擔任神職）能立時解決，如某些人所想像。但把多點責任及自治能力給予地方教會確大有助於防止僵化。

峰迴路轉？

十多年前，格靈飛在美國寫了一部研討教宗制度歷史沿革的專書^③。讀了該書後，得知我們教會的制度是何等相對的，其中大部分並非固若金湯，一成不變的，它們既不屬於救贖的聖事，也不屬於信仰的奧義。拉內神父早於一九七二年在《改變教會體制是我們的責任及轉機》的名著^④中已談過。海霖神父在上述那篇文章也指出「羅馬正在改變中」：「教會最高領導層應學習，尤其面對敏感的問題時宜多學習。中央架構要逐步拆除，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主教集體領導制……」固然目前湧出必要革新的泉源差不多都在地下流動，但我們可以協助把它們揭露開來，以忠誠團結、勤奮鎮靜的心境，既不反叛、也不灰心，讓基督的聖神來帶領我們。梵二以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就有過這種情況。梵三也許比我們想像的會更快來臨。

曼飛 • 柏拉狄 (Manfred Plate)

註：

- ① 譯者推想作者心目中存在很多事例，其中首推主教的任命問題。這些年來，羅馬在德、荷、瑞士，尤其在奧國委任了好幾位為教友及神父所不歡迎的主教，致使教民沮喪和不滿。果然在此文發表後不久，就在去年

六月中，奧國教會就爆發了一項在教會歷史上恐怕是首見的簽名運動，此運動名「教民的請願」。請願的內容有五點：(1)地方教會應有多點參與選任主教的權利。(2)教區（非修會）神父應有選擇獨身或結婚的可能。(3)教會女性應有參與教會各等職務，包括神職的可能。(4)有關性倫理，教會當局應推出更積極、更開明的觀念。(5)對生活遭遇困難的人（如已婚神父及離婚再婚者），教會當局應多給予同情及諒解。想不到，請願運動很快就蔓延到了德國。把這運動引至德國的是在漢諾威擔任城市計劃的一位教友，他用的口號是「我們是教會」。簽運的組織人員決定從九月十六至十一月十四日，用兩個月的時間在全國一萬一千個堂區中展開收集簽名。與此同時，一位在德國南部奧斯堡唸神學的女士也發起一個名「維護教會」的對抗運動，針對上述五點一一予以駁斥，並打算以一年的時間收集簽名。不過籌劃人已預知收集的簽名會遠比不上前者。以上詳細報導可參看〈英國天主教週刊〉。

The Tablet 29 April 1995, p523; "The Pope, the Bishops and the People"; p.530~531: "Austria's shaken Church"; 29 July 1995, p.958-959: "Respectable Revolt"; 12 August 1995, p.1037: "Now German Catholics seek Reform"; 23 September 1995. p.12-14: "Bishops oppose Lay Petition for Change"。

- ② "Lehre von der Kirche" in *Glanbenzugänge*, hg. W. Beinert, Bd. 2, S.572.
- ③ 在報刊上我們每每見到如下的措詞；信神但不信教（Religious but not churchy）；反神職但不反宗教（anticlerical but not irreligious）。
- ④ 見一九九五年五月份的 *Stimmen der Zeit*。
- ⑤ 這些詞語有待解釋。這裡所稱的自由是指一般人及教友們天賦的選擇善惡的自由；而恐懼則指教會領導層怕一般人，尤其是教友們妄用自由作惡犯罪的恐懼。由於這種恐懼、這種「預設」、這種不安，於是想出種種預防，或甚至為人做好選擇，因而有種種成文或不成文法規的產生。這在管教者言，可能是用心良苦，出自愛戴及關懷，但另一方面，這也未免不是對下屬的不信任與不尊重，侵犯他們的自由，壓制他們的成長。這一切可比擬父母教育子女之道：「溫室培植」、「預防教育」適用於未成年，不會思考的乖乖寶寶，但不能用於Teenagers，更不必說用

於成年子女了，這只會造成他們的反抗和反感。

- ⑥ 作者這樣言重的話是要從聖保祿論法律、自由、恩寵的神學思想背景去了解的。
- ⑦ 德國費茲堡大學的資深新經教授弗得理（Anton Vögtle）前年在《現代基督徒》以〈不必要的信理障礙〉為題的專欄中，曾感慨系之地問「教會的領導層為推行聖經研究做了什麼？」他舉出一系列例子說明它不但不能鼓勵，反而打擊釋經者們的士氣，見Christ in der Gegenwart, 21 / 28 August 1994。
- ⑧ 英語的讀者可參看最近的Commentary on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Ed. Michael Walsh; Geoffrey Chapman, 1995; 愛丁堡道明會的院長蓋爾（Fergus Kerr）在評論《教理》的創世論及原罪論時所用言詞尤其嚴厲，說它保守、落後、混亂、迷惑、不可置信、彷彿寫於一百年前，甚至四百年前，見The Tablet, 4 March 1995, p.288。
- ⑨ 作者大概想到了下面的事：

今日離婚後再婚的教友越來越多，他們得不到教會的承認及祝福，又不能領聖體，而離婚的事故千態萬狀，不一而足。日久天長，這些教友不再願為教會的二等公民而與教會疏離，甚至索性退出教會。有鑒於這種情形及牧民的需要，一九九三年九月，德國西南部三位主教（其中一位是主教團的主席，另一位是副主席）聯同發出一封牧函，採取較有彈性的做法。一九九四年九月，羅馬信理部以教宗名義給全球主教寫了一封信，諭令他們謹守不准離婚後再婚的天主教徒領聖體的立場。明眼人一看就知它是針對德國三位主教的聯合牧函而發的，是對三位主教的封鎖。而這三位主教並非貿然行事，他們事先曾徵詢及參考過其他專家的意見，其中有《基督之律》的作者海霖神父，他前數年就此問題寫了一本書，名《無名路嗎？》（Ausweglos?），此書已再版三次。又去年四月，廿二位聖經、神學、倫理、社會、教律等學者共撰了一部書，名《離婚、再婚、被排斥》（Geschieden, wiederverheiratet, abgewiesen），由海德出版社編入「研討問題」叢書一五七號出版。此書較叢書的一五三號寫得更嚴密、更周詳，單看它引用的文獻及參考書目就有六十頁之多，其中多次用到拉辛格樞機主教本人於一九七二年說的一段話（那時他還是教授，與今日以官方身分說的有很大差別）：「如男女

二人首次的婚姻久已破裂，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如其後再結的婚姻經長時間已穩定下來，又按照信仰的精神而生活並教兒育女（在這樣的情形下，破壞第二回的婚姻無異破壞人情，傷害倫理），那麼對這些二度結婚的人，理應在法律外另找途徑，透過本堂神父及教友的見證准予領聖體。」（見KNA-ID Nr.15 / 13 April 1995, S.6）。

- ⑩ 一九九三年，教宗頒發了《真理的光輝》通諭。但一九九四年，德國天主教最大的出版社海德就推出一部共二百廿四頁，由多位倫理神學家執筆的《越位的倫理神學？》（*Moraltheologie in Abseits?*）作回應。該書被列入「研討問題」叢書的一五三號，出版後不及半年就已進入第三版。它要求通諭多點體察最近數十年來的倫理探索及發展。去年七月，德語國家十二間天主教出版社共同推出了一部由主教團任命撰寫的倫理教理，全書共五百十二頁，名《依信仰生活》（*Leben aus dem Glouben*）。
- ⑪ 去年五月初，瑞士全國的教友代表在伊蘭茨（Ilanz）開會就把他們這種願望呈給教廷大使及主教團。又去年四月廿四日至廿八日，全球聖教法律學者在羅馬拉脫朗大學召開的第十屆大會也討論了這個主題，見《德國天主教新聞通訊社稿》KNA-ID Nr.18 / 4 Mai 1995, S.6.
- ⑫ 神父獨身制可能改變是當今眾所關注的問題之一。如去年三月十二日，米蘭樞機主教馬丁尼在英國第四電台就這樣答覆了記者的問話。前維也納樞機主教柯尼在慶祝九十大壽招待記者的訪問中也預言了來日神父結婚的可能性（見八月廿五日香港英文公教報第八頁）。差不多同時，愛爾蘭芬斯（Ferns）教區的哥微士基（Comiskey）主教也說了類似的話（*The Tablet*, 29 July 1995, p.955~956）。瑞士主教團把獨身制的問題列入他們去年秋季的議題中，準備聆聽神父和教友們的意見。瑞士教會對這問題特別敏感，因為六月初，巴塞爾的主教因為跟一女人發生關係成了父親而辭職（*The Tablet*, 16 September 1995, p.1180~1181）。
- ⑬ Patrick Granfield, 德語版名*Das Papstum-Kontinuität und Wandel*, Aschenolorff, 1984.
- ⑭ Karl Rahner, *Strukturwandel der Kirche als Aufgabe und Chance*, Neuausgabe 1985, Heroler。